

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最近英國爆發了全國性的反移民、反穆斯林示威，起因是一宗持刀襲擊事件造成了三名女童死亡、十人受傷，隨後網路上流傳著一個謠言，佯稱攻擊者是尋求庇護的穆斯林，但兇徒的真正身份是盧旺達移民的後裔，他在英國本土出生。在很短時間內，示威演變成暴動，有些暴徒甚至焚燒庇護難民的酒店。有關當局宣稱幕後黑手是極右團體，包括了納粹分子。

我要鄭重聲明，我反對任何極端主義、任何針對無辜者的恐怖主義。就我所接觸到的輿論而言，大部份人一致譴責這一股基於錯誤訊息的示威暴動浪潮。然而，這一場蔓延全國的運動似乎具有群眾基礎，為什麼有那麼多英國人充滿着反移民、反伊斯蘭的情緒呢？值得一提的是，這類極右思想在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亦擁有龐大市場。若果我們不去正視問題的根源，我恐怕即使今次事件平息之後，每隔一段時間，同樣的騷動會再次發生。打過比方說，2020年5月非洲裔美國人弗洛伊德被一名白人警察壓頸致死，隨後全美發生了很多暴亂和搶掠，許多人譴責這些暴力事件，但在譴責之餘，我們亦要承認黑人的確面對種族歧視。

請恕我直言，我的觀點可算是政治不正確。無論是從政治學、心理學或者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，排斥跟自己不同的族群是自然現象，我必須強調，這是一個描述性的論述，我並不是合理化這種傾向。1993年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（Samuel Huntington）在《外交事



亨廷頓 (Samuel Huntington)

務》的一篇文章提出「文明衝突論」，後來這個論述擴展成一本書，他認為冷戰後世界衝突的主要根源將是文化差異，而不是政治意識形態或經濟差異。杭廷頓認為，西方試圖將其價值觀推廣為普世價值，這會引起其他文明的不滿和抵制，特別是那些具有強烈身份認同的傳統，如伊斯蘭文明。

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後，「文明衝突論」馬上成為了學術界和傳播界的討論焦點，本來這是一個不同文明作出內部反省和互相對話的機會，很不幸，許多人卻群起而攻之，一些批評者認為，亨廷頓的理論將文化差異視為無可

避免的衝突根源，這個理論框架為小布殊政府的右翼議程護航，合理化侵略性的外事政策和煽動「恐懼伊斯蘭」(Islamophobia)。

筆者讀過亨廷頓的著作，以我的理解，他的理論是描述性的，亨廷頓本人聲稱，他只是觀察趨勢，並根據自己的觀察來預測未來的衝突，他旨在提醒政策制定者要注意文明分歧帶來的新挑戰，而不是鼓勵不同文明之間去互相鬥。他的理論是一個警告，而不是號召戰鬥。

然而，二十幾年過去了，地球上文明衝突的趨勢似乎越演越烈，有時候似乎沉寂了一會，但過了不久又再浮上水面。八月初，美國有線新聞網絡時事評論員扎卡里亞(Fareed Zakaria)發表了一篇題為《聖戰恐怖主義再次威脅西方》的短文，他指出：在八月份，奧地利執法部門破解了針對樂壇天后泰勒·斯威夫特(Taylor Swift)的恐怖襲擊計劃，鑑於風險過高，將會在奧地利舉行的三場斯威夫特演唱會被迫取消。警方逮捕了三名青少年疑犯，發現他們在網路上接觸到激進思想，其中一人甚至宣誓效忠伊斯蘭國。2010年代中期，歐洲發生了一系列聖戰攻擊事件，這些攻擊都是由激進的年輕穆斯林策劃的，現在執法部門擔心這種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會捲土重來。

除了恐怖主義之外，大量外來移民的確構成了不少社會問題。現在全球五十七個伊斯蘭國家裏面，約有60%全部或者部份執行「伊斯蘭法」(Sharia law)，這些伊斯蘭傳統與西方文明格格不入，例如對女權的踐踏，但一些移民到歐美國家的穆斯林仍然遵從這些傳統。

一些西方人對穆斯林的恐懼和猜疑並不是無緣無故的，但只要扣上「恐懼伊斯蘭」的帽子，那麼任何對伊斯蘭的批評便會被邊緣化，甚至被妖魔化。然而，若果沒有開放的

反省和對話，人們便會通過激進手段去發洩不滿的情緒，那麼，我恐怕二十年後，文明衝突依然是不斷地重演。最後，請不要以為我是「恐懼伊斯蘭」，筆者是華人基督徒，我亦有批評中國和基督教，但這並不是出於「恐懼中國」、「恐懼基督教」。

2024年8月8日

原載於北加州版《號角》

[更多資訊](#)